

欧 阳

『蘑菇后遗症』



很清晰的。

往前推几十年,蘑菇基本上是不值钱的玩意儿,除了名头响亮的鸡枞菌,能在市场上换点钱的品种也就是腐朽原木上生长的香菇。可能是各色各样的菌子太多了吧,花钱买有点冤,就我说上初中的年代吧,四点多放学后随便山上转悠几分钟,三五斤菌子就带回来了。

当时的主要角色是“松毛菌”,也就是松蘑,淡褐色,一片一片的长着,味道也很好,其他的,像牛肝菌、青冈菌什么的还不入大众的法眼。对了,松茸也是边缘化类的产品,原因是松茸固然香味袭人,但有一股淡淡的草味,而且菌肉口感略差。后来意大利和日本人聚众前来采购,松茸的价格陡然就飙升了上去;鼎盛的时候,一公斤脱水的松茸要价超过20美元——相当于那时候的二百五六十元人民币,是普通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虽然如此,但松茸还是难以撼动鸡枞的地位。鸡枞菌的香味浓厚到难以名状,特别是刚冒出土,菌伞还没有打开的“乳”鸡枞。土著典型的烹饪手法是以老母鸡配之炖煮,我估计是为了压住鸡枞的原香,然而,这些都是枉然;沸出的气味和汤汁全然还是鸡枞味道。就像我觉得野生蜂蜜甜得腻味一样,鸡枞之香总是给我晕头的感觉,故而是我尤其不喜欢的品种。好在这些年气候变暖,故土的鸡枞香味渐淡,反倒是多了一点云南品种的甜味,这样也就沦落到可以吃它一吃的地位了。

不过,鸡枞是大宗产品,身价比不上长得有点像镂空的棒槌、灰褐色菌头羊肚状似凹凸沟纵的羊肚菌,因为稀少,价格不菲的羊肚菌多是随行就市。北京店家的脱水货品标价是好几千元一公斤,不知道是野生种还是养殖货——据说现在也有了养殖的产品。

可能羊肚菌香味不如鸡枞,故而在行家口中羊肚菌的美誉是鲜,能把鸡枞之香比下去的,就我所知的当地品种是松露。松露一般藏在腐草烂叶的土下面,仅凭肉眼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山民放养的猪对之很在行,每每以鼻拱翻土啃而食之,所以,在学名抵达之前它叫猪拱菌——老乡并不食用;松露虽香,但菌肉不敢恭维。这是黑松露,传说白松露香味更胜一筹,俨然超越极品跻身香精行列,否则是不能够以奢侈价格为世人所知的。


就我而言,大约甘愿平庸是本色,这些极致的蘑菇我好像从来就没有美食家那样的共鸣,反而是觉得没名头的菌子好吃,像土名贵落伞、鹅蛋菌这样的各种不知道科学家怎么命名的菌子。这些菌子烧、炖都很诱人,口感弹牙爽滑、清脆可口,尤其是汤汁,虽然色相一般,但无论有没有骨肉相配,其味、其质都似加了奶油一样,浓郁醇香。

贪图美食难免会遇到宿命的问题:毒物入口。传说不少菌子本身有毒,按土著理论,或曰高温消毒(热油爆炒),或曰大蒜去毒,到底是否有功效或真有毒,事实上都非科学的说法。早些时候科学思维不济,人们靠经验判断,可是品种太多总会遭遇双胞胎般酷似的:“老大”能吃,“老二”却拥毒抗拒食客,关键是总有分不清老大老二的时候,外形如此,吃起来“毒物”或许口感更佳也是有的,那些嗜食河豚肝的味觉品鉴师可能就很有体会。

毒菌很好吃俺就亲身试过:正吃得兴起之时骤然呕吐。所幸长在喊一嗓子全城都能听见的小镇,否则医院再远几步后果定会很严重。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我封闭了对蘑菇的迷恋,算是后遗症吧。

秋天的路上

石 兵	
叶子走在路上 从嫩绿走到枯黄	
河流走在路上 从山巅接近海洋	
田野走在大地上 暖暖的油菜花放射光芒	
路在寻找的过程中 快乐并忧伤	
我在秋天的路上 收留着阳光与月光。	
	

子 杨

一处田园,两地家园

子 杨

从北京飞到南宁、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从百色坐大巴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去村子里,一路青山绿水,远山间缭绕着云雾,时而绵绵细雨,时而骤然暴雨,一趟体验之旅下来,却有些怅怅然。从一种生活里,走到另一种生活里,是什么感觉呢?如果若干年前,鲁迅先生在《故乡》里回到故里后仍对故乡人、故乡事感到隔膜,那么,作为一个外乡人,从遥远的北方踏上南部的土地,怎么才能在走马观花的简单行程里,真正地感受到原乡人的生活呢?

每年春节,朋友圈和各大网站都会陆续出现“乡村的凋敝”一类的文章,但凡久居于城市中、曾经的故土上寥落的人迹、孤单慵懒的土狗、黄土漫天的小路……另一种的古藤、老树、昏鸦,都让村镇里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们忍不住一舒胸怀,用文字纾解郁结于心的那种“回不去的家乡”的伤痛感。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证式的诉说呢?这些所谓的乡愁到底是一种情怀还是乡愿?恐怕也没人说得清楚。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赵春青 画

走进革命老区,山沟沟里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建设着,留守的孩子们和富足的城市孩子一样,都是抱着手机玩着游戏。家乡真的回不去吗?还是以一种城市人的眼光去要求家乡本就没有的繁华和喧闹?实际上,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北方城市里的 80 后,童年起,春节里的寒冷天气和门庭冷落、炮竹过分的噪音和除了春晚别无其他的娱乐,都并未让我感受到春节就必然是充满了过剩欢乐氛围的温暖时刻。

所以,对于乡村,我们的青山绿水好还乡,到底是本该如此的客观现实,还是一种试图从城市节奏中解放出去的乌托邦呢?不知从何时起,破败而没有前途的农村,已然成为一种固有的文学景观,似乎非但如此,则不能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抱负及忧虑的情绪。但是,且不论城市化本就是人类现代化生活、节约资源的必然方向,几十年间,土地流转、精准扶贫、技术下乡、通路造房……农村社区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走在广西山区的小村子,鸡犬相闻,却早已不同于田园牧歌般的文学想象,散步在柏油路上,没有一转弯就隐没期间的葱茏景致,更缺少大榕树下白发老人孙辈绕膝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清晨是大

卡车持续鸣笛统一带着村民们劳作,入夜后,与城市一样,广场舞在村中心上演,拼尽了留守妇女们剩余的精力,少数民族血统里带有专业歌舞基因,使广场舞跳得风风火火,专业到让观者节击赞叹。

有时候,不论是一次短暂的采风,还是几次深入的旅游,除了景致的变化,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我们,却仍囿于自己的经验,将行程美化为一种浪漫化的理想,看到村里 80 多岁还在扛大包的老奶奶,言语不通的一通指手画脚后,可能不过是朋友圈里的一张照片,配上一句“劳动让老人长寿”。但是,这种长寿的后面,老人的无奈在哪里?一身的伤病谁来管?儿孙们到哪里去了?却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问题。和村里的劳动能手聊天,回来后,我们可能在工作报告里写着,“她的脸上,洋溢着因为劳动致富而闪烁着幸福。”然而,她的真实故事,却也可能隐设在这客套的笑容之后,所谓劳动致富背后的辛酸,她或许只是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表达,而不得不为了满足我们引导性的问题,去敷衍了事地应答。

美国著名摄影家戴安·阿勃丝曾说过,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很难深入别人的灵魂去体验他(她)的苦楚。幸福或不幸福,真正的乡村或乡村里生活着的人们,他们就在那,而描述者或想象、或写实,他们的生活,则在另一处。也许,只有发生了切实的关系以后,在良久的相处中,我们才能分清,何为田园,何为乡村。山川壮美,人情深厚,邂逅式的相遇或者只能带来一次“戴着眼镜的观察”,没有真正处于那个位置,我们当然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而去似是而非地寻找答案。

这当然也无可厚非。自我陶醉,在一种小而确定的幸福中,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权利,当每一个,不去追寻所谓的终极意义,而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尽其所能地满足自己的趣味和需求,这种“小确幸”,同样是一种平等而和谐关系的体现。

一次乡村之行,一路的追寻,或者真正的意义,反而是把生活留给生活,没有“浸入”乡村,那么心中所念的“田园风光小确幸”也并非就是廉价的情感。不强求,不以居高临下的主观去臆测,这样,一处田园,才能稳妥自在在地安放在不同的“家园”中,没有谁去定义谁,也没有谁去解释谁,大家都更黏于自己的位置上,才能使一次乡村之旅生出它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不给老师打电话

玩笑地说:“李老師,打來辦公室的電話,十有八九都是找你的,這部電話,都快變成你的專屬電話了。”李老師笑着嘆了口氣,繼而傳來她的咳嗽聲,她患有慢性咽喉炎,扁桃體也經常發炎。這好像是所有老師的通病,只是李老師更嚴重些。

由於我是外宿生,晚自習后,都要沿着斜坡走向大門口,然後回家去。教師宿舍樓建在大門口旁邊,一樓裝了一部電話。有一回,我聽到電話响了,寧靜的夜晚聲音特別响亮,住在三樓的數學老師,聞聲冒出來,向著四樓喊:“李蘭老師,電話响了,准是找你的!”李老師二话不说,趿上拖鞋,“哒哒哒”地跑下樓去……

第二天,李老師頂著巨大的黑眼圈給我們上課。她苦澀地笑著說,昨晚有個同學打電話來聊了好久。我忽然明白,同學們對李老師的愛和感恩是发自内心的,

心的,但不停地給她打電話,已經影響到她的休息和健康的。勞累一天,好容易抓住空隙休息一會兒,也許那時她一個字都不想說,但面對熱情的學生,又不忍心拒絕。

畢業晚會上,我把這件事跟同學們說了,大家一致約好畢業后不給李老師打電話。我們甚至找到即將升上初三的各班班長,把這個想法告訴他們,讓他們延續這個約定。

我不知道後來大家是否都遵循約定,只是若干年后,我回母校時,李老師驚喜地對我說,現在給她打電話的同學少了很多,但她源源不斷地收到同學的來信。信的末尾寫著同一句話:老師,有空就回復只字片語,沒空就別回復了。

電腦普及后,我們又開始用電子郵件跟李老師聯絡了。自始至終,我都沒有給她打過一次電話。

手抄歌词本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

弄 鑫